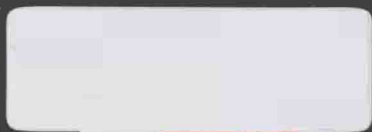


冯精志 著

圆明园 藏宝谜踪

鸿篇巨制《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作者冯精志，再度奉献一段荒诞不经却又精彩纷呈的圆明园史实，依据大批皇家密档，兼顾流传民间的市井传说，讲述圆明园之外未尽的藏宝秘闻……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冯精志◎著

圆明园 藏宝谜踪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圆明园藏宝谜踪 / 冯精志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568-0133-6

I. ①圆…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2454号

圆明园藏宝谜踪

冯精志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刘 刚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70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0133-6

定 价 35.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4—6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楔子



正大光明殿内，空空荡荡的，呈现着不祥的浓重气氛。老太监佟连义冲进来，对着御座下跪，急匆匆磕了几个响头。然后站起身向东侧跑去，进了扇小门，不大会儿，急匆匆出来了。

他一刻也不耽搁，离开正大光明殿，跑进了附近的那片树林里。与前不同的是，这时他背了一个蓝布包袱，里面包着不小的物件。

佟连义猫着腰，在羊肠小径上气喘吁吁地跑着，远处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就像在追逐着他。跑了一阵，他猛地收住脚步，看着前方，痛苦地抱住了一棵树。

他原打算从圆明园东便门出去，却来晚了一步。此刻，大队英军士兵恰恰赶到。他们只比法军晚到了一会儿，正在列队进入东便门。附近不时传来枪声，佟连义转悠着，眼前一亮，前面有一片景区。

圆明园中部的这处仿农村田舍景区里，一切都是仿照农村富裕户的景象来的，柴门、房子是泥胚打的墙，房顶是茅草的。但是，甭管怎么模仿，甭管模仿者如何认真地玩儿活儿，一看就是个假“农户”。

佟连义拖着步子进入了一间“田舍”，想了一阵，起身翻东西，不大会儿找到支毛笔、砚台，还有一方墨。他把太监袍脱下，白色里子朝上，铺在桌子上，在里子上写字。写完后，等到墨迹干透了，他又把袍子重新穿上，而后出了屋子。

他在院子里胡乱转了几圈，东张西望了一阵，一脚踹开一个房门，

随即进了屋，只见房间里整整齐齐地码着镐头、铁锹，还有一副铧犁。他拿了一把铁锹和一把镐头，立即出了屋。

稍后，他来到一座庙宇处，挥汗如雨刨起坑来。再往后，他又来到一柱湖石前，又挥汗如雨刨坑。等佟连义干完这些活儿，已是暮色四合。

而此刻的圆明园，这个素有世界之园之称的精美园林，已完全笼罩于火海中了。

目

录



楔 子

第一章	漂洋过海，为中国的宝贝而来·····	1
第二章	溜一圈圆明园，居然成了清华园的旁听生·····	8
第三章	对付团练，居然在安佑宫地下挖出个紫花瓶·····	16
第四章	不识货，“扛大杆的交情”起了贪心·····	24
第五章	挖出来个一尺多高的紫色花瓶，卖了五百银元·····	32
第六章	洋人带着中国伙计蒙走了“茄皮紫”·····	39
第七章	梁媛神秘地失踪了几天，夏小雨魂不守舍·····	47
第八章	用在河南禹县刚烧制的花瓶换回北宋官窑钧器·····	55
第九章	颇有心计的一枪，觊觎者成了“救命恩人”·····	63
第十章	怎么也想不明白，老坑里怎么会挖出个新花瓶·····	71
第十一章	为了减少损失，寻求江湖高手帮助·····	80
第十二章	计算失误，不小心砸了更名贵的花瓶·····	88
第十三章	把文徵明的《仕女图》塞到一个惯偷家的炕洞里·····	96
第十四章	真迹的背后有一道炉灰，仿作的背后没有那道炉灰·····	104
第十五章	留下宋徽宗《听琴图》真迹，仿作卖给古物陈列所·····	112
第十六章	仿作与伪作一字之别，却有一道明确的商业鸿沟·····	120
第十七章	惯偷为官家办了件缺德事，古董铺的热闹来了·····	128
第十八章	画轴上留有指甲印的真迹，去了该去的地方·····	136
第十九章	“招纳信宝”失而复得，引出了破解字谜的高手·····	144
第二十章	接秀山房的伏羲庙遗址，是不是所要找的三皇寺·····	153

第二十一章	六爻卦显示，圆明园寻宝与北京卫戍将军切切相关···	162
第二十二章	练果子摊儿，也算个安身立命的行业·····	171
第二十三章	既要救出无辜者，又要保住国宝，这是个难题·····	179
第二十四章	“样式雷”那儿收获不大，贝勒府却有意外收获·····	188
第二十五章	三天之内，凑了一支去洛阳办事的队伍·····	196
第二十六章	在龙门山下，结识了《圆明园景物略》的作者·····	205
第二十七章	拦截了盗凿的“十神王像”，结果是相得益彰·····	213
第二十八章	找到了三皇寺藏宝地点，开挖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221
第二十九章	布条上的字迹表明，要找到贮存雪水的地方·····	230
第三十章	通过跟踪带字乌龟壳，来到一个名为小屯的村子·····	238
第三十一章	用一批少字或无字龙骨，掉包了一批上好龙骨·····	246
第三十二章	我没有让你发财，但也绝不会让你吃亏·····	255
第三十三章	字谜的谜底为“秋翠”，而“秋翠”并非建筑物·····	262
第三十四章	急中生智，敌为我用巧砸“秋翠”·····	270
第三十五章	字谜编制者在最后还留下悬念，幸亏解决了·····	278
尾声：	挖出来的是什么·····	286

第一章

漂洋过海，为中国的宝贝而来

一九一三年秋季，英国伦敦一幢老宅的房间里，一双手打开箱子，取出一件藏蓝色袍子。

藏蓝色太监袍放到桌上，有条不紊地打开，里子写满了毛笔字。打开袍子的是约莫三十多岁的男子，他髯口修饰整齐，整个人显得孔武有力，他的中文名字是简德福。

他把袍子折叠起来，捧起走出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那里，几个人围着一张床，表情肃穆，只是偶尔低声交谈一两句。

躺在床上的耄耋老者名叫亨利，五十多年前作为英军中尉，参与洗劫了圆明园。此时的他，不再意气风发，微眯着眼睛，已经病入膏肓了。

人们让开，简德福捧起袍子，来到老亨利床前，跪下。老亨利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伸出干枯的手，抚摸着简德福的头发，微弱地说：“我的孙子，大不列颠军队的简德福上尉，有的话，我已经对你说过多次了，今天是我对你的最后交代。”

简德福垂下头说：“祖父，您就说吧，我每个字都会记住。”

老亨利的声音微弱而缓慢：“我参加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英法联军之役，也参加了对圆明园那场中外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劫掠。我记得，法军比英军进入圆明园早一些，在法国人看来，圆明园最珍贵的物品被他们抢先一步拿到手了。这大概是个错误的认识。十月六日夜晩，我在无意



中拿到了佟太监的袍子，这件太监袍虽然不是什么珍物，但是，它或许隐藏着清朝皇室最有价值的奥秘。”

简德福抬眼，看了看站在床边的其他家眷，他们大都面无表情。

老亨利看看四周，“不用担心他们，我是特意用中国话向你交代的，他们听不懂。这是我对你的个人交代，不写入我的遗嘱。”

简德福把折叠好的袍子捧起来，递了过去。

老亨利拿过袍子，放在鼻子上嗅着，缓缓地说：“当初我拿起它时，就是这个动作。那时，它带着很重的墨汁味，表明袍子上的字是刚刚写上的。写这些字的人据说是圆明园的太监。在那种时候，这个太监为什么会写这些？可能联军打进圆明园后，他无法把一部分重要物件转移，只得临时藏起来。他把埋藏地点制成谜语，这样即便他不在了，别人也可以按图索骥，找到这些物件。”

简德福问：“他就不怕袍子落到联军手里？”

老亨利说：“这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中国人，他似乎并不担忧，可能是认为联军不可能破解袍子上的谜语。”

简德福疑惑，“那么，英国汉学家也不能破解袍子上的字谜？”

老亨利难得地嘴唇微微一撇，像是弥留中的微笑，“破解中国字谜，得有中国国学的深厚功底。至于我们大英帝国的汉学家们，对中国谜语只是略知一二而已。‘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洋，南洋有个人，只有一寸长。’这是我对你说过的字谜，记得谜底吗？”

简德福说：“祖父是对我说过，这是个‘府’字。”

老亨利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了，“要说猜中国字谜的水平，英国汉学家们的功夫，与你差不了太多，也就是这么大的出息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宦官，他们没有家室，终年在宫里呆着，百无聊赖，为了打发时间，喜欢制谜语猜谜语。清宫太监制谜水准很高，非一般人所能破解。当你在孩童时代，我教你学习中文，就是希望有一天你能破解这些谜语，找到那件东西，带回英国。”

简德福站了起来。

老亨利说：“中国官府用庚子赔款的溢款建了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叫做清华学堂。那个地方，你到了北京就会知道，它与圆明园近



在咫尺。我已经通过在北京的朋友安排你在清华学堂教书。我逝去之后，你就可以离开军队，出发去北京了。”

当日，老亨利去世了。办完祖父的后事，简德福告别家人，前往中国。他乘坐邮轮抵达天津，而后从天津乘坐火车，抵达北京。

前门火车站是座欧式建筑，位于天安门东南，一九零六年开始使用，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车站名：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

简德福吃力地提着一口大皮箱，走出了车站。两个人立即凑上前来，不由分说地拦住他，揽活儿。二位一张嘴，就模仿洋人说中国话的腔调。

一位说：“先生，您雇脚驴吗？您看我的这四小毛驴，行走起来，驴蹄子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坐在上面，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另一位说：“雇马车吗？马车快当，洋人坐马车有派。”

“先生，坐脚驴便宜。虽然小毛驴行走慢些，但您坐在毛驴背上，放眼四处观览，能在最近距离见识到东土大唐的民风。”

“去去去，洋人哪有坐脚驴的，还不够跌份儿呢。”

“脚驴怎么啦？你那破马车就戳份儿呀。”

简德福笑微微地看着他们，突然间冒出一句：“二位，你们俩呀，赶驴的赶车的，为了揽个活儿就相互拆台，不局气。”

两个人互相看看，“嚯，洋人会讲咱北京话，还知道‘局气’。”

简德福说：“我虽然不是个老北京，但我祖父是一位老北京，生在北京胡同，长在北京胡同。我的中国话就是我爷爷教的。”

赶脚驴的说：“得了，今天碰上懂板眼的，对咱北京门儿清。”

简德福笑了，“不给你们亮亮‘范儿’，你们会在脚费上宰我。”

赶马车的说：“说吧，您去哪儿？”

简德福说：“圆明园左近有个留美预备学校，我就去那儿。”

赶脚驴的让到一边，“甭说了，您去的清华学堂在西北郊呢，五六十里地，我这脚驴去不了。赶车的，得嘞，这单活儿是您的了。”

赶车的把简德福的皮箱放上了带篷马车，即刻就出发了。风和日丽，晴空如洗，简德福悠悠哉哉地坐在马车上。赶车的拿着鞭子，有一下没一下的，懒散地抽着马背。

简德福问：“车夫，你经常去圆明园遗址吗？”



赶车的说：“我专走这条道，从前门火车站去西北郊。”

简德福说：“对圆明园遗址熟悉吗？”

赶车的笑了，“不敢有说有多熟，大凡里里外外的大事都知道。”

简德福问：“圆明园遗址的门容易进去吗？”

赶车的说：“圆明园过去是皇室禁苑，外人不得入内。大清完了，就没有皇室禁苑了，圆明园遗址这种地方，进出比过去容易多了。”

简德福问，“大清王朝都没有了，现在是谁在圆明园遗址管事？”

赶车的说：“大清是没了，可是根据《清室优待条件》，皇室、内务府、护军营都还在，没有立马撤裁，圆明园还是逊帝的园子。当然啦，时下不比前清，如今的内务府拢共也没有几个人，没有能力管圆明园遗址，就雇了帮种地的，在圆明园遗址里管事。”

简德福有些惊讶，“种地的在管理圆明园遗址？”

赶车的说：“英法联军之役，圆明园被焚毁了，日后虽然内务府也派人管理，但管理松弛，不少农户溜进去开荒种地，清室自顾不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农户越来越多，被称为‘园户’。”

简德福问：“园户不是在圆明园遗址里种地的吗？”

赶车的说：“内务府多鸡贼呀，让园户在园里种地，就得把园子管起来，园里成立了团练，每天巡逻，以防外人在园子里偷盗。”

简德福问：“是什么人在园子里偷盗？”

赶车的说：“在圆明园遗址偷东西的多了去了，不是三言五语能说清的。甭往远里说，就连圆明园护军营那帮当兵的也在园子里盗窃。他们自己是圆明园正根儿，没钱花了，就到园子里寻摸东西，卖了换俩钱儿维持生计。园户把护军营的人称为‘园匪’，专门整治他们，久而久之，两边结了仇。”

简德福说：“你知道的还不少。”

赶车的说：“在北京久了，你就知道了，北京赶车的尽是像我这样的侃爷。但也别说，我们不是胡侃，说的事儿通常八九不离十。”

简德福乘马车抵达清华学堂后，很快就办妥了手续。马车夫帮助简德福把箱子抬进一幢爬满青藤的小楼。简德福快步上楼梯，马车夫提着箱子紧紧跟随。他推门进入一个房间，由于今后将要住在这里，他打量



了一下。赶车的提着大皮箱进来，放在地上就要走。

简德福来到窗前，说了一句：“先别走。”

马车夫问：“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简德福指着窗外，“我祖父曾经对我说过，被焚毁的圆明园就在清华学堂的西边，两地相距不远，那儿是不是圆明园遗址？”

窗外不远处有一道虎皮石围墙，里面郁郁葱葱的。

马车夫探头看了看，“不错，那儿就是圆明园遗址。”

简德福一指，“平日一直就人这么少吗？”

马车夫说：“也不总是这样。这些年来，每年的十月里有几天不一样，在那几天里，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一拨拨的都到了。”

简德福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马车夫说：“那还不明白。咸丰十年，对了，民国兴公历了，也就是一八六零年十月六日，英法联军占据圆明园，十月十八日火烧圆明园。这段国耻，国人没齿难忘。所以从十月六日起，断不了有人去圆明园遗址凭吊。”

简德福思忖着：“现在是九月底，过几天就是十月六日了。”

马车夫瞭过去一眼，“怎么？就你这样的，也想去凑热闹？”

简德福脱口而出：“是啊，想去看看。”

马车夫冷眼看看对方，“你这人长得挺有派，洋鬼子的派。恕我直率，我正经八百地劝你一句，就像你这样的大鼻子，在那几天最好别去圆明园遗址。”

简德福不由摸了摸鼻子，“为什么呢？”

马车夫说：“明摆着，圆明园是英法联军抢的、烧的、毁的，这事儿在中国人心里结了一个大疤，什么时候想到这一层，心里都难受。就你这号的英国大鼻子，到了圆明园遗址，还不够遭人恨的呢。里面有园户团练，挺横，闹不好，他们会找个茬儿揍你一顿。”

简德福微微一笑，“车夫，你多虑啦。自幼，我就听我的祖父说过，京师的子民仁义厚道，见过世面，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过几天，我去圆明园遗址，到了那儿，就说英法联军当年焚烧了圆明园，我是代表我的祖辈来忏悔的，我这样说，难道他们还能揍我不成？”



马车夫正准备推门出去，停住脚步，想了想，回过头大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妥。大鼻子，你丫可真会给自己找辙，真逗眼儿。你代表你的祖辈到圆明园遗址忏悔当年火烧圆明园？明着说吧，你要当真这么说了，兴许还会有个把二傻子向你喝彩呢。”

圆明园正门，还真剩下残砖碎瓦。

这一天，简德福身着猎装，就像个普通游客，溜进了园子。此时，两个园户团练看着远处，正交头接耳着。看到简德福，他们也不说话，只是把梭镖一横。

简德福摊开了双手，对横在胸前的梭镖似乎不解。

一个团练问：“来干什么？”

简德福说：“进去看看。”

俩团练小声议论：“嘿，大鼻子不但听得懂北京话，还会说。”

那团练说：“洋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你英法联军占据圆明园五十三周年的忌日，就你这样的洋鬼子还想进去。”

另一个说：“洋鬼子，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简德福右手放在左胸，微微弯腰，郑重其事地说：“二位，听说了，你们是圆明园遗址的园户团练，容我做个自我介绍。五十三年前，我的祖上是英法联军的一员，参加了对圆明园的劫掠。作为他们的后代，我单挑这个日子来，是代表祖辈来忏悔的。我来之前查了查资料，当年圆明园的总管大臣文丰，在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占据之后，文大臣投福海自尽了。我今天来，要到福海边凭吊文大臣。”

二位团练相互看了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了。

简德福掏出一把香，说：“这是我为文大臣准备的焚香。”

一位团练拿开梭镖，“那还有啥好说的，进去吧。”

简德福入园后，一路向北，不大会儿就到了福海。

圆明园全盛时，福海位于圆明三园的中心，水面近方形，宽度约五六百米，总面积约二十八万平方米，加上周围小水域计三十二万平方米，最深处近四米，一般深度也两三百米。

可时下的福海，就是一片烂糟糟的大泥塘，大部分地方长满芦苇，



在没有芦苇的地方，是一汪一汪的黑水塘，以及一片片黑色淤泥。简德福简直不敢相信，这里就是过去那个福海。他带着地图，照着地图核对，再看蓬岛瑶台，才敢断定这里就是福海。

简德福围着福海岸边走着。他知道，有个团练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不时停下，回头看看，每次那个团练都匆忙躲到树后。他掏出焚香，点燃，插到土上，倒退几步，对福海磕头。而后他直起身子，依旧保持跪姿，双手合十，对着福海念念有词。

祭拜之后，他随即就离开了，随意溜达着。附近的福海岸边有一株高大的古松。他停下，看看古松，再看看福海。有人从后面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吓了一跳，猛地一回头。后面站着一个团练，样子挺和气，并无恶意。

“你们找我有事吗？”他淡淡地问。

团练说：“洋人，东门的团练报告说，你是代表祖上来忏悔的。”

他看了看对方，点了点头。

团练说：“既然是这样，请你跟我走一趟。”

他二话不说，站起来就跟着团练走了。



第二章

溜一圈圆明园，居然成了清华园的旁听生

差不多同一时刻，圆明园舍卫城遗址那儿，几个人如同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位老者过来。那位老者，不过中等身材，而且身材有些臃肿，脸色白白的，长相平和，连一根胡须都没有，就像一个老妇人。

他叫舒九昌，有些来头。当年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太监，跟着年纪也不大的护营军夏大雨扛着大枪，抵挡过联军的炮火，也算有点胆识。如今的他已经六十几岁了，腿脚还算利落，现在开着一家古董店，是古董店的老板。身后气喘吁吁跟着的正是他的侄子舒富。

舒九昌感慨地看着舍卫城遗址，叹息了一阵，而后说：“我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这儿就是舍卫城遗址了，想当年——”

舒富说：“对对对，舒老板故地重游。当年您在这儿打过仗，现在来到旧日战场，说说您当初在这儿是怎么和洋兵打仗的吧。”

舒九昌一听这话，马上来情绪了，脑袋晃了几圈，兴味盎然讲起了不知已说了多少次的陈年旧事。

其实，舒富早能倒背如流那段历史了。八国联军抢劫圆明园时，发生了一场以太监为主力的战役。除了以身殉职的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外，佟连义太监跑出去埋宝堪称一段佳话。他还屡次提到当年一个护兵营养育兵叫夏大雨的，当年是那个半大孩子拿着个大抬杆儿枪，自己还给他当过枪架子呢。



因为今天是祭日，圆明园的人格外多。刚入园时，舒富便看到在寿山附近，一个五六十岁的家伙，正领着一大帮旗兵说古论今呢。也是，几十年前那场浩劫，改写了中华民族与许多个人的历史，怎能轻易将家仇家恨放在一边呢？

来到烂糟糟的福海畔，早已有人在那里跪拜了。

舒久昌打眼一看，顿觉十分眼熟，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跪在地上的人上完三炷香，一扭头看到皱着眉头的舒九昌，不由得一惊：“你，你，你是当年那个小太监舒九昌吗？”

“夏守备？”舒九昌疑惑地看看，继而大叫起来，“夏大雨！是你吗？”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当年的事情，忆起故人，不免一阵嘘吁。

夏大雨感慨万千，一边说着，一边拉起舒九昌往园户团练总部议事厅走去。一进议事厅，夏大雨和舒九昌愣了愣，因为有个洋人正在那儿局促地站着。

团练的头儿董四海是半个人精，他一看夏大雨，便笑呵呵地说：“我就觉得今天会有好事，怎么这贵人接二连三地啊？夏守备，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洋人先生的中文名字叫简德福，是个英国人。”

“老董，英国人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夏大雨白过去一眼

董四海说：“园户禀报，这位洋人的祖上是英法联军的一员，参加了对圆明园的劫掠。作为后代，他单挑这个日子来代表祖辈忏悔。我们圆明园遗址的园户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所以我请他过来，现在好了，就和当年保卫圆明园的老英雄们一起吃顿饭吧。”

简德福的表现挺得体，右手放在胸前，鞠了一个躬。

夏大雨没好气地白了简德福一眼，“嚯嚯嚯，这位洋大人，你可好。你的祖上抢了烧了圆明园，你作为晚辈，又到圆明园为祖上忏悔。真是啊，老话怎么说的，既出太阳又下雨，既娶媳妇又嫁女。你这个羊杂碎，脑瓜子忒好使了，把两头都占了。”

“行啦行啦，人家洋鬼子挺有诚意的，还朝着你鞠躬。”舒九昌轻轻地拽了拽夏大雨。

“嗯——”夏大雨的鼻腔里出了口长气，这才不吭声了。



眼见气氛有所缓解，董四海热情地张罗着开饭。不大会儿，就开始上酒上菜了。董四海居首，夏大雨、舒九昌坐主宾，众人围了一大桌。团练端着大碗，一碗一碗的上菜。

重访故地又因为都是当事人，当酒过三巡后，大家又不免忆起五十年前的寿山之战。舒九昌感慨着：“说起来，当年没了的佟连义公公可是圆明园太监里的制谜高手，后来再没见过比他更精通设谜猜谜的人了。”

听到“佟连义”一名，简德福的身子不由一颤。

夏大雨碰了碰舒九昌：“说起佟连义，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纳闷儿，和洋兵拼命那天，他开始很带劲，可是临阵逃脱的又是他。”

舒九昌微微摇着头，“老夏，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比你了解佟公公，那时他突然离开寿山，不是临阵逃脱，是办件当紧事去了。”

夏大雨啐了一口，“太监是干嘛的？不就是伺候皇上和后妃的。皇上和后妃全跑了，太监还能有多当紧的事。”

舒九昌说：“老夏，太监分工很细。那时我是个小太监，在舍卫城洒扫。但佟连义是大太监，在正大光明殿办事。正大光明殿里面也有分工，佟连义的职掌是正大光明殿东暖阁。”

夏大雨问：“正大光明殿东暖阁是个什么地方？”

舒九昌说：“这么说吧，皇上只要驻蹕圆明园，就在正大光明殿行朝礼。处理朝政大事的所有物件都存在东暖阁檀木柜里。佟连义干的事就是保管东暖阁的那几个大柜子。”

夏大雨的儿子夏小雨年纪不大，一直跟在阿玛身后，显得很不起眼。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那双眼睛立刻变得亮晶晶的，眨都不眨地看着舒九昌。

“那天我亲眼看见，佟连义下了寿山后就往正大光明殿拼命跑。后来我才琢磨出来，东暖阁里有不能被洋兵抢走的东西，他是藏那些重要物件去了。后来他投福海自尽，人不在了，他埋藏的是什么，在什么地方，也再不会有人知道了。”舒九昌说着。

“这么说，是我错怪佟公公了。”

舒九昌说：“不但你，那时错怪佟公公的人不少。其实佟公公是好人。圆明园里有不少小太监，平日里佟公公对我最好。他喜欢制谜语，

